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君道門

法祖 附 師古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法祖當有實學○祖宗有善後之遠圖人主有法祖之實學蓋作於前者必望於後有是遠圖而無是實學君子謂其托空言而非見之行事矣載籍博覽成訓攸稽皆祖訓也雖局於一時者有未為之志然施於庶政者皆可守之規此遠圖之所以善後也使考閱之際徒膠紙上之陳言不求昔時之微意則虚文而已耳經帷日御從臣進讀皆聖學也然欲遠求前代之治法不若近尋我家之成模此實學之

所以法祖也使昕夕之間講貫於翰墨者雖勤而施行於事功者不力則觀美而已耳烏乎祖宗有躬濟艱難之志而未遑甚定禍亂之時內而政事必先盡自治之道外而雪耻必將俟可乘之機亦惟曰翼子神孫之克述吾事繼吾志也聖謨洋洋孰非執守之師宏規秩秩𡵨非恢復之略漢家故事自可佐宣帝之中興否則讀太宗之政要亦無益於文宗之優游矣

廣規模還心術心術將以廣祖宗之規模必先運祖宗之心術規模不廣則無以全治功心術不運則無以至天德推而行之盍亦審其序矣當王業艱難之秋龍運廟謨盪乎宇內而敏於風雨之馳非神武者能之乎當王度清夷之日粉澤皇

猷化成天下而甚於雲漢之昭非聖文者能之乎抑貫是武
文之用則有剛健日新之德祖宗顯設於其前子孫槪慕於
其後非但曰綜彚篇第有光琬琰之傳儲藏欽奉一新輪奐
之制吾之所以廣其規模者在是也食見於羹坐見於墻夜
而思之旦以行之使其德愈運其治愈久而愈彰斯無慊於
祖宗之心術也不然石渠邃閣講論聖經文敎非不崇矣任
德不純雖守漢制度而何益凌煙傑閣圖繪功臣武事非不
昭矣懋德苟多雖存唐紀綱而何補
守家法用家法〇守一代之家法易用一代之家法難夫烈
祖成德具有明訓顯謨承烈啓佑後人繼志述事者不能加
遵守之誠而一切任改絃易轍之私意固不足以言善守矣

有能知鑒舊者固所以圖新酌今者固所以合古而不能達之以躬行踐履之實本之以精神心術之運則亦徒守而已矣又豈足以革循習之弊哉蓋祖宗之法祖宗之所以用天下者在是也祖宗既能以是而用天下則後之繼治者必得其所以用者而用之則家法日新治道修舉固無一弊之可言矣不然徒知一話一言罔敢失墜曰此祖宗之訓也一政一事不敢更易曰此祖宗之法也精神風采之不加而規模制度之日陋吾見家法固自若也而事功日蠹於冥冥之中將求以革弊而弊愈滋矣豈祖宗所望於後人哉

稽古偉議 古人治體之同○唐虞三代所同者爲治之體而已若其具則不必盡同也由今觀之郁郁之文吾夫子惟曰

從周夫以聲名文物之盛止歸之于周而唐虞夏商不得而與非唐虞夏商不周若也其所趨之塗所適之路既已若合符節歸於一揆矣所謂法度之維持禮樂之藩設雖纖悉委曲之間小有不齊亦何害其爲治也吾於是知善爲國者必先求其與治同道者而世守之守其與治同道者而行其與治同事者焉道者其體也事者其具也其道同其事亦同是以先王每懼其道之不繼而不慮其事之不舉也三代遠矣漢以仁恕有天下至文景而風流益篤當時禮樂法度或號疎闊然終不害其為四百年之漢何則其大體則是矣唐之初興名為太平制度紀綱粲然具舉謂法足以憑籍則毋之安強宜過於漢可也而中更變故少有寧歲此豈治具不足

哉抑亦大體不足尚而所以為一代子孫持循之地者寡矣

三代各守祖法○且三代之君固盛矣求其所以致此者亦曰各守其祖宗之法而已創夏之業必曰大禹焉禹之道德憲章不可易也為夏之後者其可不率循乎禹耶故五子之歌皇祖有訓則夏之所以欲保天下者在乎以祖宗為念也創商之業必曰成湯焉湯之道德憲章不可易也為商之後者其可不率循乎湯耶故傅說之告高宗必曰監于成憲則商之所以能保天下者在乎以祖宗為念也創周之業必曰文武焉文武之道德憲章不可易也為周之後者其可不率循乎文武耶故周公之戒成王必曰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則周之所以能有天下者亦在乎以祖宗為念

也

法祖嘉猷大體要不可易○國家自藝祖以仁厚得國列聖相承遵而勿失仁宗在御四十餘年厖恩厚澤飫乎人心觀其當時之刑政如治獄則貸贓吏理財則弛茶禁所謂治具者若缺也而我宋無疆大曆服實於仁宗尤有賴焉豈非治體所在不可一日輒變而其他細故少有乖戾亦無損其所以爲國邪熙豐大臣一旦用事狹小本朝之法制盡取舊章故典而更張之其意蓋以富國强兵爲術也此術既行於是祖宗所以爲國之意剥爛幾盡而世運幾否矣或者徒見其紛亂諸事遂謂其法制非祖宗之舊以是爲可憾焉耳不知當時之新法豈無一二可以善後者如學校貢舉一掃前弊

其所以變更者亦豈俱非邪獨其以利謀國而祖咸陽孔僅之故習於是公私兩困內外俱危而治之大體已失矣他何足道哉

仁宗篤守家法○恭惟仁宗皇帝即位之日自內禁出真宗政要十卷以示侍臣曰此先皇帝憂勤之政也當與卿等遵守之是時二三大臣皆先朝元老聞之莫不感激再拜願竭忠盡瘁共惟帝臣以報真宗付託之意於戲君臣何其明良歟當世議一政事必曰先帝時施設如何選一人材必曰先帝時資格如何祖宗養民之道如此馭吏之法如此某事爲得前人之意某事爲失前人之意雖不能無損益因革於其間而其紀綱制度與章條貫之大槩則未嘗敢輒易也是故

四十二年之間君臣會遇神人叶和年穀豐登蠻夷効順太平之盛實比三代此豈無自而然哉其本自於臨御之始能克遵成憲更得二三大臣謹守篤行少以私意而沮撓者必共排而力逐之所以仰紹祖宗之功業而仁民之恩至今使人思之也

續文獻議 詎不慊於法祖○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其匹夫賤士猶知習其父業況紹天下之大業者則人君未嘗不欲率循前人也其失多生於一時獻言者援上古擬空言卑陋當世必欲一一遠取堯舜三代以謂致君澤民當如此而時君世主徒歆羨之曾不攷其是非成敗如何而一切取其誇耀之說於是遂至變易成憲而甘心焉此弊

古卑今莊周所以罪學者之流而亂名改作四誅之所以不赦也苟爲人誅議之臣而不念夫祖宗之業其可謂忠乎昔曹參守畫一之法魏相奉行故事蕭瓌多識舊章李絳以德合祖宗爲言是四子者非不知堯舜三代之事爲盛事也而區區各守其一代之法者其亦知時異事殊有下可爲歟

因循中有改作○夫祖宗規模固有一成而利及萬世亦有便於一時而不足爲後世法者後人於其利者遵而守之可也其不足法者酌而用之亦不爲過大抵法要便民事欲師古不爲天下害斯已矣何必一一蹈前人軌轍然後爲武王周公之達孝乎當守之君輔佐之臣樂因循而好苟且多矣作無益以中時君之好而謬曰自我作古者亦不少也其間

欲行先王之道使不愧于古咈于民者百無一二是以蠹國害民舉非令憲不可勝道致使有志之士發憤當時抗唐虞三代之治若引其主以甚高難行之事借有能為之君勉強行道欲希蹤乎帝王以軌躅者又不可多得也

循其祖宗之法○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所以畀付後人皆意各有在為之後者當仰承其道德憲章之所在而恢張之使祖功宗德承承不泯然後為善繼善述苟或不以肯堂肯搆為念而惟姦人是聽以為祖宗之紀綱未善也必立其事某事而後可以為祖宗之法度未備也必立其法某法而後可必欲復井田必欲復肉刑然後為三代之治此果能與三代齊驅邪殆見其上多侈心而下多誕說徒自紛更而卒無成

功祖宗之紀綱法度亦隨以湮没吁可嘆也

綺語驪珠

宏綱懿範炳若日星　祖功宗德天地煇煌

顯謨丕烈輝映天地　聖謨睿訓日星明炳

大綱小紀纖悉備具　家法一定世守不易

聖子神孫潤色有光　新政萬務祖憲是遵

堯舜之盛必有典謨　精神寤寐成算在前

文武之政布在方册　朝夕鑒觀不舊章越

承祖宗積累之餘者固當思所以致祖宗之盛治

念祖宗付托之重者尤當思所以繼祖宗之盛德

當今沿襲

更化而治日新　方今更新猶元祐也謂之新則

事事當新矣而偏滯不起之處尚有不满人意者問其內治則內治猶故耳問其外治則外治猶昔耳獨其大學既新治體已正如旁求直言形于渙號招延故老見于奎畫寬逋負以裕民力訪遺逸以厚士風欲足國用則會計遴司欲謹邊防則關河議守凡其氣象意態如日方升已足以竦萬物之觀其他治具以漸還之此則謂之新矣不然則前此二十年間所以謂之治者去今日本無幾也苟不揭其大體之新者而特論之則誤國者得以藉口而治亂之機莫辨矣

守法貴能用法○人主以一身託於王公士民之上仰膺皇天之曆數俯立億兆之君師內睦宮闈欲得其懽心外登耆舊欲聞其正論此其政本之至重機務之至切固不容以事

為之一二者同論也而所以行此者亦必有法焉天下祖宗之天下也祖宗以精神心術之妙運天下而其法既可傳於後世則守祖宗之家法所以保祖宗之天下也而豈徒曰法祖云乎哉然而天下大物也有以守之而使不傾必有以用之而使不弊用之得其道則家法日修舉而觀聽與之俱新用之失其道則家法固自若也而事功日蠹於冥冥之中矣以實德用家法○必有大易體天行健之德而後家法為能用必有大學明德新明之功而後家法為能用必有中庸純亦不已之誠而後家法為能用否則議論詳而功實少條目備而綱領疎是皆虛文故事之為而未見其有益於法祖也

生意收結 取法孝宗之心○雖然愚無孝宗之心耳上有孝

宗之心必有孝宗之德有孝宗之德必有孝宗之政孝宗之心何心也未嘗放下一日間天下運行一兩遺之心也其如此故其德如此孝宗有圖畫莫就之孝德上祀郊考以配天孝則似之願王心益加焉孝宗有不敢怠荒之敬德上亦圖敬天以繼志敬則似之願王心益加焉仁同萬里孝宗之仁德也上之矜惻已似其仁願王心益加焉明見萬里孝宗之明德也上之聽斷已似其明願王心益加焉孝宗行此四德者使顧成之廟稱為孝宗上繼太祖與宋無極心者德之大也明主可為忠言執事幸以是復于上

取法事之大者○雖然愚于其祖法之中總其大者言之曰仁愛曰恭儉曰親賢曰從諫此祖宗道德之美也曰務農曰

節財曰省刑曰偃武此祖宗憲章之美也其事實則具有成書今日奉承之則取其書而講明之推行之必欲責欲實如祖宗繼述之盛可也然廟堂之上豈無如魏相之奉行故事者乎草茅何敢僭言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記

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孟子梁惠王下 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知乎孟子離婁 繼治世者其道同董策

歷代事實 舜盡循堯道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董策 湯纘禹舊服周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王季之德史記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中庸 成王述文武

之道以養其心（匡衡傳）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史記）漢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幾平由是言之循法則治不循法則亂（梅福傳）宣帝魏相好觀漢家故事便宜章奏以為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李絳）唐憲宗常稱太宗元宗之盛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絳傳）率

皇朝典章太宗敕文先皇帝創業事爲之制曲爲之防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踰越（長編）眞宗敕文先朝庶政盡有成規務在遵行不敢失墜（同上）仁宗命王洙等同編修祖宗故事先是富弼言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創立法度太宗克紹前烈紀綱益明眞宗承兩朝太平之基謹守成憲今欲選官將三朝典故分門類聚編成一書俾爲模範（同上）神宗諭王

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王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爲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王安石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凡數次修整其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緜長高宗因張戒上書云朕見仁祖在位四十二年德洽民心至今天下誦之朕心仰慕如堯舜文武當時立政用人之事置之左右朝夕以爲法經孝宗詔太上臨御三紀法令典章粲然備具其議設官裒集建紹以來所下詔旨條例以聞朕當與卿等恪意奉承以對揚慈訓也

先正論建 范祖禹上哲宗臣伏覩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可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

學納諫仁宗能行五者所以為仁願陛下深留聖師法象祖宗　范祖禹對上哲宗共惟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後嗣子孫皆當取法惟是仁宗在位既久德澤深厚陛下誠能專法仁宗則垂拱無為成康之隆不難致也臣嘗采集仁宗聖政三百二十七事編錄成書名曰仁皇訓典凡六卷上之　丁隲上哲宗本朝祖宗之德具在方冊尚可為法於後世臣欲乞詔侍講臣僚編叙六經典故可以取法於後來者以備講筵聽納庶幾前聖後聖所行若合符節　朱文公上孝宗舜承堯禪二十有八年間其餘禮樂刑政更張多矣其大者舉十六相皆堯之所未舉去四凶皆堯之所未去然舜不以為嫌堯不以為罪孔子錄之以為大與況臣非欲盡取太上皇約

更紛更之也因革損益顧義何如耳陛下何嫌之有

〔考論增釋〕宋濂云祖宗創法立制以貽後人正望其變而通之以盡利耳若視滿弗填忽傾弗支豈幹蠱之道乎任子之法當仁廟而損其數迁秩之令在英廟則增其年陝西保捷之兵至皇祐簡汰而但留五萬河北監牧之司至熙寧盡廢而但存沙苑考諸信史可按而知經曰息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信非社稷之臣莫克任也　司馬溫公云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意所欲為人主莫能奪天下莫能移與之同者擢引入青雲異之者擯斥沈溝壑將欲遂其私心不顧國家大體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祖宗之法惠民也熙寧之法惠國也紹聖之法惠奸也

胡文定公云為國者必師上古必法祖宗必戒後世危亡之漸按春秋稅畝丘甲田賦書初書作書用者譏變古也崇寧以來變銓法而官制紊變軍法而兵政弛變泉貨法而輕重不平變學校法而風俗衰薄變榷茶法而刑獄滋熾變鹽鈔法而征賦倍增變漕運法而倉廩虛竭法既屢變吏得為奸民受其弊

法祖二　以見於躬行立說

竊聞人主導其所聞而參訂議論於既往者易人主行其所知而蹈回事功於方來者難嗟夫先朝設施繼志之楷模也先正建明資治之龜鑑也事事鍼砭言言藥石寫之琬琰炳如丹青感慨而尊獎之蒐討而紬繹之以裨國論以賛廟謨

此固人主尊德樂道之美意然知之不得其要則為虛行謨明弼諧聞洽矣而精明之所想注者何事乃邁乃訓實踐勤矣而規模之所運量者何先以其關於治體適於時用建洪勲之赫奕輔聖學之緝熙庸非人主當務之為急者歟

策略

帝王之學不患其寡聞而惟患其徒聞不患其不能知而惟患其徒能知方寸所存根柢攸係念慮所發治忽攸分考其興衰理亂之源流則知善者之可為而不善者之不可為驗其成敗得喪之軌轍則知是者之可鑒而非者之不可鑒德之厚歟薄歟孝之全歟虧歟學之純歟疵歟政之徽歟惡歟知之自有定見也行之自有定守也

魏相當中興時數條漢興以來賢臣晁董所言意則偉矣不

知宣帝之所以施行者何如也人主以多識前言爲德以景行先哲爲心將崇虛名循故事而已耶抑亦將所聞則高明行所知則光大耶不然考訂詳而施爲略條目具而綱領踈廣廣細旃資說聆耳崇論宏議如望洋耳曾何補於治道之萬一

天下大物也有以守之而使不傾必有以用之使而不弊用之得其道則家法日修舉而觀聽與之俱新用之失其道則家法固自若也而事功日蠹於冥冥之中矣猶之良工之制器規矩猶也用之者我也猶之良醫之用藥品劑古也用之者我也故必有精明之實德而後能以家法用天下而汩於貪冥之昏雜者未有能用而漸之者也有積之實功而後

能以家法用天下而奪於力量之淺弱者未有能用而新之者也夫能用而新之者非無可傳之法也而亦未始有法之可傳也得於心見於事一轉移之而天下之大政立矣豈徒曰遵守云乎哉

事料 堯舜順考古道而行之〔書二典注〕太甲率乃祖攸行〔太甲〕成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假樂〕漢文帝循高祖之法加之以恭儉〔梅福傳〕孝景遵業〔本紀贊〕宣帝奉甘泉修武帝故事〔郊祀志〕

本朝太宗咸平元年宰相張齊賢李沆入對上曰先朝皆有成憲但與卿等遵守期致和平耳〔續長編〕真宗初上曰先朝庶政盡有成規務在遵行不敢失墜　大中祥符四年上謂李宗諤曰朕嗣守二聖基業亦如卿輩之保守門戶也　仁宗慶

曆四年上於邇英閣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訓二曰奉眞考業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下闕哲宗元祐七年王巖叟言累次進讀祖宗愛民之事陛下必一一在聖意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今陛下既已知之願陛下常存之於心思所以力行之則祖宗之美復在陛下上嘉納之　高宗建炎三年赦文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恩結民心社稷長久一一應仁宗法度理合遵行　紹興元年程瑀奏名臣列傳止是節本上曰初只令進累朝實錄蓋欲盡見祖宗規模此是朕家法要得遵守　三十二年上曰詩書所載二帝三王之治皆有其意而不見其施設之詳太祖以英武定天下之亂仁宗以惠愛結天下之心此朕家法其施設之祥可見於

世者也朕當持守家法而求二帝三王之意於詩書則治道
成矣蹕

法祖三　以當戒更變立說

策頭 人主不必多變法無紊法足矣人臣不必多議法無戾
法足矣何則法者祖宗之法也人主欲守祖宗之天下則當
循祖宗之法其可輕有變革乎人臣欲泰朝廷之成憲則當
守朝廷之法其可或有違戾乎

策段 端拱廷臣獻說命師古之說以規其君淳化天子誦說
命師古之說以勵其臣大明良相逢上下相與豈無危言儆
論以相規益而一則曰師古二則曰師古何哉蓋以一巳之
見者無遂謀襲前人之迹者有成憲迹所巳然而盡其所當

然此我祖宗之家法也
國家列聖相承宏綱懿範炳若日星重以名臣碩輔相與維持遵守罔敢失墜曩者柄臣當國公道日泯私情日勝以言乎科舉則挾書傳義循習而不改以言乎征賦則預借貼納搜括而無遺銓曹辟法國有舊章而暗授攙授者有之軍旅差役郡有常憲而差借先借者有之刑獄者民命之所關也而壞於喜怒之私情鹽筴者財貨之所殖也而壞於意見之更變至於差役之法亦壞於財貨之幸免三十年間祖宗之法令可以呼吸而轉移朝廷之品式可以談笑而揮御凡此之類不可縷陳
昔孝宗皇帝嘗讀寳訓至太祖指揮一事惕然凜朽索馭馬

之敬又讀寶訓至太宗君子小人之問而緬然起在君如何
之恩孝宗之規模又有得於先朝之寶訓者如此農服先世
之田畝工用高曾之規矩農工且爾況治國乎
事證傳說告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臣謹前漢
曹參代蕭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弊張湯以
更定律令為廷尉汲黯責張湯於上前曰公不能褒先帝之
功業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弊唐
元宗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
而用度之數不能節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變
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無矣　本朝太宗游化中上幸國
子監召孫奭講尚書堯典說命顧宰相曰尚書治世之道說

命居最因誦說命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之句嘉歎久之劉敞太
宗朝羅處約疏曰當求稽古之規以爲垂世之法臣嘗讀傳
說之書以爲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又二典曰若稽古皆謂順
考古道致乎太平續長眞宗時李沆爲相言居重位無補萬分
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狀談韓琦在外
其心常係社稷或有時聞更祖宗之法度壞朝廷之紀綱則
泣血終日不食劉別仁宗朝富弼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
公議無心於其間
嘉祐六年胡宿爲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宿既謹靜及當重
任尤顧惜大體羣臣方建利害方更張庶事以革宿弊宿獨
厭之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

治續長英宗治平二年盧士宗知青州入辭及進見論知人安
民之要願守祖宗之法不數變也上同神宗熙寧初御邇英殿
司馬光為侍讀進讀資治通鑑至漢事反覆為上言曰祖宗
制度子孫不可復易也宣帝循高祖之法則治元帝不循則
衰此其驗也紀類神宗初文彥博曰人情未安者更張之過耳
祖宗法未必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彥博又言祖宗
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
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
與百姓治天下也續長孝宗乾道六年臣僚進對論祖宗成法
上曰言事者未必盡知利害便欲更張　七年侍講張栻奏
本朝治體以忠厚仁信為本因及熙寧元符用事大臣上曰

祖宗法度乃是家法既豐之後不合改變耳然淳熙三年上曰論國家承平二百餘年法令明備若畫一倘能守之自足爲治蓋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師古 附 以得其大意立說

策頭 咸韶不作天下未嘗無樂也得其遺聲足矣大羹玄酒不設天下未嘗無味也得其遺味足矣古治之不復得其遺意亦足矣封建不過欲衛國也寧無久任乎井田不過欲均民也寧無限田乎肉刑者欲民之重於犯法也然明刑則民不敢犯矣考績者欲官之稱職也然擇才則官自稱矣設官而當其任何以六典爲哉取士而考其實何以鄉舉里選爲哉論後世之治苟爲不明先王之意而區區然竊慕古之名

此新莽所以復井田而亂天下也

宋儒人有常言稽古而後足以為治愚謂非古人之法不足用也誠恐泥於古而無補於今也君子之為天下計者亦惟取古人立法之意以適今之用而已矣必區區泥之哉封建之法所以與之共理斯民也吾惟取其共理之意而為之郡縣可也肉刑之法所以禁戢姦慝也吾惟取其禁戢之意而為之鞭笞可也若必曰肉刑封建三代之良法吾將致三代之治必欲盡行三代之法是猶茹毛飲血以求上古之風俗汙樽土鼓以慕上古之禮樂矣

唐太宗之德雖未能上參乎三王而其經常制度之法則隱然有三代之遺意田以口分世業無異乎井田之法也而下

無兼并之患賦以租庸調無異乎什一之制也而上無征役之苛兵以府衛無異乎鄉遂之師而農無養兵之費官以員貢無異乎六卿之率屬而吏無冗職之繁至於學校以養士又無異乎黨庠術序之教而士皆以通經學古為先自漢以來法制之善未有若此者也

事證 三代稽古法制彰焉漢志 高宗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說命 漢高祖謂陸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奏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本傳 武帝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以鑒新漢書 唐太宗臨朝嘆曰以古為鑑可知興替本紀

本朝太祖嘗謂宰相曰古之為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之地

朕夙夜畏懼深　古人以德化民之義要覽太宗謂李至曰朕
喜讀書多見古人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高宗紹興
八年上曰朕覽前者治道三五固未易及如漢文帝唐太宗
當力行之聽政孝宗乾道初取尚書及通鑑孜孜而讀之帝之
所以帝王之所以王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亡殿記
鄭厚云賓興賢能古之盛舉也武帝亦嘗下賢良之詔矣而
所得乃多詐之人也訪問風俗古之盛舉也武帝亦嘗叶音
律之制矣而所用乃李延年之徒也學校興矣而賢關所作
成者未見其人郊祀修矣而民和神福者未見其一　陳蒙
云坐明堂而朝諸侯古禮也登雲臺而望雲物古禮也即辟
雍而養老亦古禮也衣日月之章冠冕旒之飾而服制之禮

舉矣備法制之駕盛清道之儀而興衛之禮舉矣列于廞之容行射享之事郊天迎氣之祠宗廟社稷之祠贖世禮經盛典久而不講者明帝獨能修舉以文制治可謂千載一時之榮也

其獄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七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十八

君道門

愛民 附 仁德

名流举業

立意發端 愛惜東南民力〇今日之大計何如哉調度出於軍興之不得已天下猶有諒朝廷之心供億出於事力之不可繼士大夫當有愛東南之心嗚呼地力幾半於中興之天邊面浸多於中興之日曩猶視淮爲賦淵而今則重科率以保淮曩猶視蜀爲外府而今則損金帛以理蜀曩猶視京襄爲南北互市之場而今則勞灌輸以復襄今日三邊酬應於地獨藉江浙數十州以爲無盡藏爾然地力有限邊費無窮

國計已空軍需未已朝廷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得已之政是故牛山之木已童樓船之造未已工程迫於頃刻文移急於星火民雖勞筋苦骨而勉於應上之急者亦曰此非沙棠木蘭之舟也敵方爲流柹蔽江之計乃委狼灘而不備可乎旅羅之然方新流馬之餫復急符移殆無虛日奔行曾無暇時下猶涉險冒危而勉於赴上之役者亦曰此非商郊鉅橋之粟也敵猶爲耕屯久駐之基乃聽湟中之虛耀可乎朝廷豈不知一縷元氣之微而不思爲培本植根之計者亦事勢迫之而然爾故曰天下猶有諒朝廷之心雖然國事苟辦邊費猶不虛師老不決民力誠可惜士大夫以不可繼之資應何可長之變厥今廣陵之險與共荆門之棹一新公家雖於

科配人情悠於應酬士大夫覩舳艫之相銜而思焚舟之決在此舉盍亦曰此大江中流之稱也視爲陳人之金翅八千而坐待周師之再來可乎關中之漕方艱洛口之倉從置民船苦於拘係官吏疲於轉搬士大夫覩連檣之東下而思發棠之不可復盍亦曰此官渡一月之粮也視爲隋人之洛口百萬而適以資山東之群盜可乎士大夫乃今築底之時而不思爲一勞永逸之計不知緩急又將安仰邪故曰士大夫當有愛民之心

民命國命相關○有國命有民命國命所係在民民命所係在君民命全則國命固矣少康奄復舊物祀夏配天國命磐石矣然非一旅之民命未亡其能磐石乎宣王中興周室內

修外攘國命泰山矣然非鴻鴈之民命粗定其能泰山乎今日固可為少康之配天然自視民命何如少康時今日固能為宣王之外攘然自視民命何如宣王時嗚呼沃野變為清野而無業之民散矣和糴轉為強糴而無力之民困矣浮鹽奪於正鹽而無賴之民竄矣新楮滯於舊楮而無據之民病矣指放白催之稅不能無而無聊之民困根連株逮之獄未能免而無辜之民斃加以流離無所歸而民之勢積弱困窮無所告而民之情積壅德澤不加於民而民之氣積怨號令不信於民而民之心積憤吁今日所恃以固國命者惟有民命爾而乃若此然則當如何

仁心仁政兩全○有先王之仁心有先王之仁政根於仁心

者體也發於仁政者用也心之所至政亦至焉不得於心何求於政矣夫莫難於民瘼之未蘇非有怵惕惻隱之心其能蠲弛以利民乎莫嚴於國制之一定非有通融均平之政其能經理以足國乎然而仁政之必本於仁心根固而葉茂源濬而流洽有是體必有是用君子必於其心焉觀之故孔門之問仁問政互相發明孟子合仁與政參論本末皆所以究極體用斷有益於當世斯民均蒙其利不墮空言也

稽古偉議 古人先仁後政○周宣王料民于太原而仲山甫諫之梁惠王移民於河東而孟子排之夫料民移民皆先王之遺法也而二子各立其說不許其君者何哉其心以謂苟無撫民之道裕民之政徒區區執法以治之則林林之衆豈

盡之群幾何而不散耶蓋民之生也有相養之道然後足以相生有裕和之政然後足以相保古昔先王維持糾結之者雖有其法而所以養之裕之者必先有道有政故五家相保五比相受嘗足以相賙鄉足以相賓出入則相友守望則相助安鄉服業樂事勸力而蔑爲太平之治何其盛也

三代五覇之仁〇禹湯文武之君如四時之運行天地間陽一舒則熙然而溫人得以名其爲春陰一慘則肅然而凝人得以名其爲秋洪水既平人然後知有禹之仁殘暴既除人然後知有湯武之仁有以慰其謳歌之詠簞食之迎也孟子推其得天下之原而一言以蔽之曰仁五伯之徒旱暵之際雨澤未布而枯槹得以專注潤之利暗夜之室日月不輝而

熸火得以有照映之功中國弱矣吾尊之以要尊王之名夷狄肆矣吾攘之以要攘狄之名伐原示信而信之名立伐楚存義而義之名立孟子懼其以虛名誑天下之人斷然指之曰假其斯之謂歟

漢唐以仁保國○漢高帝之結人心者仁義公恕也唐太宗之得人心者仁義既效也故呂氏之禍七國之亂漢之國勢弱矣而左袒為劉堅壁從漢者稟然有不可犯之色新莽之篡三國之爭漢之國勢去矣而三輔流涕荊楚雲從猶足以延天下悠久之思漢何以得此哉漁陽之變藩鎮之強唐之國勢弱矣而河朔死義山東感從天下不忍叛居奉天之幸關陝之狩唐之國勢幾去矣而戎夷送款京輔掃清天下又

復歸唐唐何以如此哉

法祖嘉猷 我朝以仁得民○我朝得天下以仁其守天下亦以仁獨夫伐河東不殺之誓下江南覽奏之泣天地鬼神實鑒此心列聖相承惟守一道未嘗罪一言者未嘗刑一士大夫以不擾而為快樂以不殺而為安榮故我藝祖於民有春生之德列聖於民有夏長之恩三百年間雖不能無在外之難而未嘗有在內之憂自古有叛民而我朝無之何為而無也民不忍叛也自古有叛臣而我朝無之何為而無也臣不忍叛也

仁宗用功施澤○我朝藝祖以仁得天下列聖相承莫不以仁為家法惟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其施澤最久其用功最深

用功深故精到施澤久故浹洽精到則運量把握一心之內皆天理浹洽則充足周淋普天之下皆吾仁今觀其恬淡寡慾中正無私杜絕女謁疏通下情政事則歸之中書賞罰則不由內出用功如此非精到乎二鄙底寧四民安業豐功厚德不可名言社稷長遠至今賴之施澤如此非浹洽乎巍乎昰乎此誠今日之家法也

附文警衆吏之幸民不幸○朝廷不能無幸法天下安得無幸吏吁天下不能無幸吏則天下不能無不幸之民矣一守之幸一郡之不幸也一令之幸一邑之不幸也是以賦取有常數而權科預借百端以取之無卹也財入有定額而擅發移用倖私以取之無顧也民既竭矣而斂不已力既匱矣而

役不休民果何罪而吏與之爲仇也盖不仇民而無以資吾之苞苴也無以厚吾之囊橐也夫吏之自爲謀則善矣寧不有負吾君愛養斯民之意乎

有仁亦須有政○且天地之仁生養萬類而性命各得其正父母之仁鞠育嬰孩而飽煖當有其節然則仁心之推仁政之發全天地父母之全功而體用該矣今寇亂甫平瘡痍方瘳盡蠲田租此一人之仁心也然而米粟之需布帛之奉將爲經費之地可無政以處之耶歲事未登米價騰踊時賑民食此九重之仁心也然斂積有限嗷食無窮安得人人而贍可無政以行之耶不然蠲放白催政之蠹也割甲啗乙政之疵也生於其心發於其政敝事盡亦體驗及此乎

至仁之用難盡○仁之為道不可以難而止也痛痒者不可無以爬搔之瘡痍者不可無以洗濯之呻吟動作者不可無以勞若休息之聖人一身萬物宗主平居暇日罔不念民而況於勞來還定之際寬之一分則受一分之賜乎大哉仁之為道也如元氣蟠結於腹心之内而通轉於頭目之間不可使須刻湫底上焉者為堯舜之博施濟衆其體廣大其氣充潤備未易言下焉者為春秋戰國之並耕移粟其本隘狹其流幽竭而不足言

綺語騈珠

文移議貸萬井回春　海涵春育德意周流

詔旨俊游萬民樂歲　露零泉滴仁恩浹洽

敷糶以濟國用而居田之戶野無青草
科糶以賑飢民而出粟之家室如垂磬
修心生則興土木厚賦斂得以虧吾仁
忿心生則窮征伐苦徭役得以梗吾仁
行葦蓼蕭之澤浸潤肌髓而狙詐馬駭者不以紊吾仁
盎融和液之氣薰蒸宇宙而稂莠螟蛉者不以梗吾仁
勞來還定訖幾下矣而安集未聞　一天德澤雨施雲行
蠲租已貴意亦勤矣而科率猶故　萬宇陽和海涵春育
當今獻策守家法以愛民○恭惟皇上壽宋元氣紹繼一祖
十二宗傳授之天下而宗主之忠厚之澤彌積彌深寬仁之
脉愈續愈遠悠然足以繫人心又二十餘年于此矣謂宜父

老嫗戲有後元烟火萬里之風戶口富殷收正觀斗米三錢之效奈何天不假易民不聊生小康茫然大命傾止猩鼯嘯嘷鴻鴈離散民流於清野猛虎政苛毒蛇賦重民罹於強羅鹽筴價騰商販失業浮鹽聳於正鹽而鹽爲民病鹿幣直虧市井寥落新楮滯於舊楮而楮爲民憂雞犬驚於黃放白催之三稅而無聊之民困狴犴充於根連株逮之多寃而無辜之民斃嗚呼彼蒼者天胡忍斯民至斯極耶

皇上仁合古昔（）恭惟皇上德意周流穹壤無間宸心懃惻夙夜靡遑以宮庭之至隱而下逮於閭閻以田野之至微而上關於旒冕有秋在望而喜徹宸衷常雨過期而憂形顏色推此仁心視民猶己今之大尚也一天德澤雨施雲行萬宇

陽和海涵春宥鬱室方虛而蠲詔已頒虛腹方殷而貸議已及流離者安之必使從鴻鴈之居溝壑者拯之必使脫魚鱉之患推此仁政薄斂遠邁今之文武也

皇上言必以仁〇恭惟皇上法天御極二十餘年聰明睿智得自天生勤儉寬仁根於天縱昨者親洒宸翰誕布綸音其於讞刑之銘則曰明謹庶獄刑非得已誦斯銘也天下皆知吾君之德即天德之好生也其於訓廉之銘則曰以廉為本黜貪為仁誦斯銘也天下皆知吾君之德即天德之貴清也其於戒飭邊閫之辭則又曰示恩信以固人心厚根本以俟機會誦斯言也天下皆知吾君之德即天德之好靜也兼愛南北一視無閒際天薄海戢戢懽呼此正吾仁之融液流暢

處也然愚不知皇上亦嘗思所以究極此仁之全體否乎

生意收結行仁政在得人○雖然仁無澌盡之理政有貫通之道有天下者患不得仁人而用之爾得其人則仁與政見其爲一不見其爲二今當寇亂既平之秋中興可冀之日鯨鯢肆毒已就掃除爲鴈哀鳴方思勞來蠲田租於瘡痍僅瘳之地天之仁也委任忠良斥去貪鄙則撫摩惟患其不力何憂乎黄放方新白催已急敷行賑卹於米價翔踊之際天之仁也遴選廉能劾退汙吏則有無可佽之逋懶何憂乎割削之肉餒乙之口斃誠如是則呻吟轉爲懽忻愁嘆移爲謳歌覆載兩間和氣充溢陳陳之積紅且腐矣斗米二三錢旅不賚糧矣進歲減民租移灾存萬國又特其細也吾何幸身親見之

人臣不當刻下○雖然有寬仁卹下之心者君也推君之惠而致之民者臣也有是君而有是臣則上之澤得以下流有是君而無是臣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矣昔唐太宗詔通負官物悉皆除之而有司猶以負秦府而督促如故其敢於慢令如此況貪人鄙夫囊橐自豐則多為名色巧為誅求寧不為聖朝累乎然則何以待之曰治民貴乎寬治吏貴乎嚴草茅愚忠敢以為告

故鄉源流

經傳格言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 書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任

歷代事實 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孟子] 三王討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晁錯傳]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孟子] 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書仲虺之誥] 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無逸] 武王元后作民父母[泰誓] 宣王勞來安集[鴻鴈詩] 漢高帝寬仁愛人元年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法苛久矣與父老約法三章秦民大喜[本紀] 文帝專務以德化民幾致刑措嗚呼仁哉[本紀贊] 宣帝詔公卿務行寬大[本紀] 唐太宗天資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刑威肅天下者魏徵因言王政本於仁恩太宗

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謹刑法志四年天下大治

帝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魏徵傳

皇朝典章太祖伐河東至上黨佛寺上焚香自誓曰此行止以弔伐爲意誓不殺一人寶訓王師圍金陵上數因使者諭曹彬以勿傷城中人若困獸猶鬬李煜一門切無加害續長編江南平捷至太祖覽奏泣下曰攻城之際必有橫遭鋒刃者此實何罪耶太宗謂宰臣曰蕃戎頗爲邊患倘議除之必恣殺戮所以置於度外事[illegible]眞宗祀汾陰日見一手自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眞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羔羊及哲宗時韓維進讀畢奏言此特眞宗小善爾推其心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續長編仁宗飛白四民安業四字旁題化成殿醉書賜

貴妃邵溥釋之曰帝雖醉而嬪御在列尚不忘四民故自聖帝明王以來獨以仁謚之也(聞見錄) 哲宗在宮中嘗因蟻而避程頤爲說書因講畢請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錄 高宗曰御衆以寬朕於宮中雖鞭扑亦未嘗輕用 孝宗曰朕在潛邸有詩云閭閻皆勃鬱方愧此身閒王淮奏陛下隆寒盛暑每以百姓爲念(聖政)

先正論選 錢顗云臣聞恤民之道無他在乎薄賦斂誠好惡而已故太祖嘗謂侍臣曰若民奉已之事朕必不爲之眞宗亦曰非理害民朝廷所不可行茲見二帝仁恕鄉之心至矣臣願陛下法此以御四海則治古之道何患不及哉(上傳紀)

文集菁華 鄭節卿云蓋嘗論之先王與民爲生後世則民自

為生又其後也反至於戕其生夫與民為生吾不敢以望後世而聽民之自為生獨不可乎不聽其自為生而至於無以為生民之病則極矣而暴君汙吏又從而朘削之征科色目百出而不已日夜疾視其民而斂之若譬不至於貧窶潰散而不止則夫無以為生之民於是有輕用其生者矣　劉昇山云私於家者隔墻樊而分比鄰私於己者隔形骸而分爾汝陋矣哉聖人宅心廣大一視同仁羸衣枵食如己飫溫姜膏憒醒如己蘇快非強為博愛之名也有生之類實同體爾禹視天下之溺猶己溺之何其責己太深切哉滔溼之害天實為之惻然不忍斯民葬魚腹中極力牽援此仁心之常也若曰昏墊生靈如己所致焦心勞思胼手胝足逆旅其家惟

利人愛物是圖無乃差過乎然而萬世無異辭聖賢共推尊者豈不以偉人所行無可擬議理當然耶因知泣辜祝網惠困思飢視民如傷無異骨肉者聖人之心不約而同也竊嘗擧云五世六聖之盛前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鞭扑之刑然猶審詳反覆至於幾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稅一然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徭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與一暴役也文集

愛民二　以謹擇牧守立說

策頭　自羔羊之風變而碩鼠之刺興任牧守者無善政矣于

城於外不知以蕃宣爲務專城於内不知以承宣爲急關繫之密堡障之疎也囊橐之重根本之輕也國家奚望焉民生奚賴焉

策畧夫寄百里之命者令宅千里之生者守總一道之權者監司也此人材之善惡不可不知也知之未至則溪壑漁取貪得廉名膏髓椎剥酷有循聲脂韋自營懦以材稱吏治如此天下烏乎而能平夫國無十年之蓄曰不足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矣此蓄積之先備不可不知也知之未至則大農蠹耗經費告乏常平移用水旱莫虞内帑縱支撥降無具荒政如此天下烏乎而能平

清野彌望而不知恤惟知求田宅之廣腴餓莩盈途而不知

發徒知顧妻子之溫飽酣歌常舞曾不𩔰顏於石壕吏之詩剝膚推髓曾不動心於捕蛇者之說以公守為傳舍於後患乎何憂視吏民如路人於衆怨乎何恤如是則金城湯池誰與為藩宣之計金科玉條誰與任承宣之責不知臨軒之遣所以丁寧之者果何如哉　厥今名藩巨鎮襟帶相連高麾大節冠蓋相望風寒當護竟歷内枕之憂治最上聞莫香御屏之墨愚敢以距心知罪者風今之牧守

事實　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舜典成王六卿分職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周官漢武帝詔令二千石勸勉農桑出入阡陌本紀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董傳宣帝本始三年詔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

本紀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循吏傳序唐太宗嘗曰永惟治人之本莫重於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循吏傳序褚遂良曰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堵本傳張九齡曰六合元元之衆垂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本傳馬周曰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耳本傳元宗嘗自選太守縣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縣民獲安樂刑法志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不得其人掛墻壁耳百姓安得知之陳子昂奏本朝太祖乾德四年宴侍臣紫雲樓下上曰下愚之民雖不分菽麥如藩侯不為撫養朕斷不容之長編朱熹封事曰海內之利病臣則以為係於斯民之休戚斯

民之休戚臣則以為係乎守令之賢否守令得人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叢脞既非君道之所宜宣布奉行徒為觀聽之美而已況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圖所以寬賦役備賑贍業流逋銷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

愛民三　以務有實惠立說

策頭有愛民之實而無愛民之名斯可與論今日之仁德矣何者人君之統理斯民則凡撫養生育之政不可一日不行於天下豈徒事於言辭告詔之末哉古之聖人與民為生育

仁心仁聞以推其實德有善政善教以施其實惠亦惟務盡其愛民之實非若後世之徒徇其名務爲姑息悅人之舉也

策段 抑嘗攷漢唐之世忠臣義士論議挺挺每繫心於恤民載在信史皆可想見其風采什一而稅亡他賦斂使民之力歲以三日此貢禹所以諫元帝也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此陸康所以諫靈帝也東方朔進戒於孝武有薄其賦斂之言張綱上疏於順帝有惜費重民之論是其欲漢之不傷民財不困民力有如此者以薄賦省役爲要此德棻所以對高宗也以蠲稅衰征爲務此陸贄所以諷德宗也來濟以省徭役爲馭下之宜李渤願上聚斂致太平之治是其欲唐之不傷民財不困民力有如此者於戲漢唐所以

天付昌期神開寶曆致治之美庶幾三代其此之故歟
藝祖當艱難肇造之初惟以不嗜殺人之一念係民命高宗
當弘濟中興之日惟以邦本在民之一語係民命抑范鎮言
於先朝有曰備契丹莫如寬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如寬
關陝之民愚願皇上以家法爲心法二三大臣以范鎮之言
爲事君法則民命全而國命固康之配天宣之中興指日可
俟矣

事證 漢文帝詔春和議賑貸令開吏稟當受粥者或以陳粟
豈稱養老之意哉（本紀）宣帝黄龍元年詔曰朕數詔公卿務行
寬大順民所疾苦今吏或以酷惡爲賢奉詔宣化如此豈不
謬哉（本紀）本朝太宗興國八年朕視萬民如赤子比令兩稅三

限外特加一月而官吏自求課最恣行捶撻尤傷和氣乃詔諸州長吏察訪屬縣以催科用刑忍者論其罪　高宗紹興十四年百官賀雪上因宣諭曰天下窮民宜加養濟於是詔諸路常平官椿備以時散給務要實及貧乏　孝宗隆興元年詔曰朕臨朝退聽惟以求民瘼為急初即位首行曠澤續降寬卹十八事歷日彌久州縣之間隱匿不為奉宣繼自今其各洗心滌慮恭爾有官俾予一人實德孚于百姓若乃奉行不虔必罰無赦聖政

愛民四　　以去兵省費立說

策頭 兵食之不足上下交任其責可也上之人節浮費以養兵則下之人當汰冗兵以足國蓋足食固今日之大務而冗

食尤今日之大患荷戈而喘勝甲而趺此何等疲軟而名廁於伍符食仰於縣官邪是必自討軍實而申儆之老弱是除庸懦必斥庶冗食之患消而足食之計得矣

策畧興師百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飢色兵端不窒國賞曷繇軍需正恤民力宜困分屯固未可撤汰練亦貴其精與其虛濫以蠹民孰若精簡而省費此兵民利害相關之切者不可不知也知之未至且徒行一切權宜救急之政敷糴以濟國用而居田之戶野無青草科糴以賑飢民而出粟之家室如垂罄及其行之不可乃曰吾矩之不可絜也如此儻幸而胡運衰天變消一稔可期民其有瘳脫不幸而仍有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兵爭未解國胡以餽之若是則天

下又烏乎而能平

肆我皇上燕處蠖濩而想田萊之多荒玉食羅珍而念載塗之有莩元正根本寢處之詔亦既重為民慮矣或者乃歸咎於兵馬而曰民之憔悴於虐政非我也兵也嗚呼民惟邦本本國邦寧以兵病民可乎善乎范公鎮之奏疏於先朝曰備契丹莫若寬兩河之民備靈夏莫若寬關陝之民備雲南莫若寬兩川湖嶺之民愚亦曰欲備三邊莫若寬東南之民

事類 漢高祖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本紀文帝匈奴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勞百姓本紀武帝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為富民侯以明休息示務本也西域傳宣帝詔令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

將軍屯兵（本紀）本朝太宗雍熙二年上謂宰相曰每念百姓寒耕熱耘營求衣食國家若非贍養軍旅兩稅亦不忍催督而況非理誅剝乎纔御崇和殿閱張去華所著元元論謂近臣曰經國之道必以養民務穡為先朕常冀邊鄙稍寧兵革粗定則可以力行其事使吾民富庶也　高宗紹興八年上謂輔臣曰昨日士儴入對勸朕留意恤民朕諭之云只為休兵未得不免時取於民如月樁錢之類欲罷未可當時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數年間豈不見效　二十年上曰休兵講好正以為民耳若州縣不知恤民殊失朕意（聖政）

仁德　附　以臣當體君立說

策頭　以常德而運一人之仁政者此人君裕民之實也因常

德而廣一人之仁政者此人臣體君之忠也夫仁之爲用貴乎周流不貴乎壅塞貴乎深遠不貴乎近淺民生咸遂可以言仁一夫失養仁爲未至矣

【策段】仁之爲道遠爲器重矣舞文弄法桎梏善良壅其仁也而不容以不諂鬻賣智能張皇氣勢壅其仁也而不容以不諂必使吏姦不汨奉典憲而行之則仁可以周流矣否則壅使巧心不折按律行而讞之則仁可以周流矣否則壅使貨賣不奪凜節義而操之則仁可以周流矣否則壅仁者國之脉也民之命也豈容不叶乃心而使一日之不流通乎人主所以達吾裕民之政者此是心之仁也而所以行吾裕民之仁者皆是德之常也慮民之病於苛斂也則損上益下

以行吾仁恤民之病於災沴也則蠲租減賦以紓吾仁百姓已足吾不見其爲足民生已阜吾不知其爲阜此非以常德而運仁政乎然君者運此仁者也而臣者廣此仁者也夫仁出於君心而入於人心豈亦自能發越而自能充滿勃鬱也哉宣而播之在下不可底滯也推而大之在下不可壅狹也勁而施之在下不可廢沮也體君之好生而使民之咸遂其生此非因常德而廣仁政乎

【經】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孟子盡心上）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虞書皋陶謨）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大學）孟子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三代之得天下也

以仁猛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禮記緇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詩周家忠厚仁及草木詩成康囹圄空虚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鍾七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締人心乎策中孝文即位躬修元默勸課農桑減省租税而將相皆舊功臣論議務在寬厚風流篤厚禁罔疏闊揚搉唐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本朝邵雍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邵雍

其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九

君道門

用人 附 求賢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人才聚散之由○廟堂之上以公滅私則人才聚而國重廟堂之上以私掩公則人才散而國輕嗟夫人才之聚散國之輕重係焉謀國者將使之聚而重乎抑使之散而輕乎蛟龍在淵漁者不敢俯而窺虎豹在山樵者不敢過而問國之所恃以為固者亦以人才聚耳然必以意氣招徠則人才聚必以眞誠感動則人才聚必盡脫邊幅必盡去智數則人才聚聚則維持憑藉者有托聚則經綸圖謀者有藉聚

則足以鎮浮而馭俗聚則足以定亂而解紛一汲長孺足以寢淮南之謀一溫御史足以落奸雄之膽一謝將軍足以摐符秦之魄人才之聚其效若此坐廟堂者可不公其心而使之聚乎乃若鼉蠅雜沓則漁釣者興竭澤之思豺豚猶衍則芻蕘者尋斧斤之伐國之所由以多故者亦以人才散耳然必意見猜疑則人才散必私忿嫌隙則人才散必自植覬黨必自引私人則人才散散則脂韋苟合者充位散則闒茸無聞者備數散則輕猾者無以逭中朝散則怯懦者無以禦外侮一百里奚去而虞國之大勢可知一檀道濟死而宋潰之長城可惜一戴若思代而晉國之江南可恐人才之散其驗若此坐廟堂者容可私其心而使之散乎

人才難得其人〇國家自寶紹之初三邊多暇烽息烟消則求人才於此時者易爲力國家及淳祐以來四方多虞飆四務縱則求人才於此時者難其人何則有承平之才有艱難之才承平之時庸人高枕而有餘雖公孫可以秉鈞軸雖徐偃可以任鈇鉞艱難之時豪傑鞅掌而不足非蕭何不可以佐鴻業非淮陰不可以分麾旄倘或以蕭何之事功而公孫任之固不止發蒙之誚吾恐關中無寧日者矣以淮陰之事功而徐偃處之亦何止兒戲之譏吾恐東齊非我有矣蓋以蕭何淮陰艱難之才也故可以之而濟多事公孫徐偃承平之才也僅可以之而處無事若不於豪傑中求豪傑而於庸人中求豪傑則所得者不過庸人耳顧今國如乘流機不容

髮尚可以承平之才撫艱難之運乎正恐孔北海無益於漢王夷甫貽倘於晉矣吁唐人有言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爾況可以庸人處之乎然則今日之求人才當求宏濟艱難之豪傑毋求安處承平之庸人不然丙寅之戰以庸奸而敗甲午之師以庸師而跌覆轍在前一之已甚謀國者亦嘗念及此否

續古偉議中興在於將相○昔周宣承夷厲之後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盜賊固多有境土固分裂士民困凋弊然宣王之所憂者正不在是車攻吉日之講武六月采芑之行兵競競業業惟在於玁狁而已及其獻俘獻馘勞還勸歸夷狄稍稍懾服而慕義矣則中原所謂盜賊者率皆休息文武所謂

境土者率皆恢復天下所謂士民者率皆荒橅曾未數數然也當此之時宣王雖曰側身修行遇災而懼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曷嘗恃聰明逞智力以自爲哉內有孝友之張仲外有文武之吉甫二人同心以安海內而已由是言之中興之業所藉將相以扶持成就者爲多也將相得其人則夷狄之難久而自平所以平夷狄者有道矣顧盜賊何慮於不自褱境土何慮於不盡復士民何慮於不盡安乎

得人以濟中興○中興之業誠艱難矣豈不以承國家阽危紀綱板蕩之後危者望安擾者思定瘡痍未起者幸一朝之復見太平合是數者而繫於一人之身其任爲至重譬之大廈將傾狂瀾既倒非爲株所能支一簣所能障是以由周宣

而來至於漢唐其間有為之主承前代凋弊之餘扶持建立艱危萬狀淹時歷歲乃克有成則中興豈易然哉然而有周漢唐所以興復之由則在於得人之盛相與維持遂能興仆植僵不失舊物如宣王得張仲吉甫光武得二十八將與夫肅宗得李郭之徒而已

人不貴於徒知○賈生不見知於文帝不足為誼惜也宣室之召自謂不及不為不知矣傳梁之行竟不能試其治安之策略是文帝前日之知誼者非真知也君子惜之汲黯不見知於武帝不足為黯恨也社稷之臣稱不容口不為不知黯也而淮陽之遣竟不能究其治民之清淨是武帝前日之知黯者非實知也君子恨之

法祖嘉猷 不以人而廢法　祖宗用人之際未始以人廢法張齊賢一書生耳十年而致相位錢若水一推官耳再期而爲樞密有自內郎四遷而至相位者有自內郎百日而貳西府者祖宗擢用天下之材其轉移闔闢蓋自有出於法之外者然醲恩厚賞隆名重器亦未嘗屈法而輕以予人也曹彬江南之功偉矣而使相之命卒不肯授之以啓天下邀功生事之心焦守節冶財之功多矣而閣職之遷終不忍與之以滋人臣刻民奉法之意王繼恩平蜀之後宣徽使之命宰臣請之屢矣太宗則曰位亞兩府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陳舜封之奏對本伶官也太宗則曰汝雜類耳豈得任清要之職遂改殿直之命

智勇大用之才○南渡初虜勢方張人心未定高宗皇帝身濟艱難勢若綴旒危亦甚矣未幾整葺淮甸經理江左威聲大振敵情震懾而中興之業隨以定者特以文武中俱得人耳李綱張浚趙鼎諸臣皆一代之大智而爲時大臣者建謀定畫出人意表共奬王室儼若老熊之當道韓世忠劉錡岳飛諸將俱一時之大勇而爲國大將者出身徇國分據要害共扶王家隱然如猛虎之在山有人如此所以不勞餘力而措國太山也

不可拘以其地○昔王文正公言欽若不可相至言祖宗不用南方人君子惜之司馬溫公光言陳升之不可用至言閩狡楚輕君子重惜之夫欽若之姦升之之佞謂之不可相是

固然矣而謂其地皆然則其言之過也夫立賢無方聖有明訓謂秦無人古所深戒

時文警段不當輕用重責○方今用人之大患在乎輕用之於始而重責之於終方其輕用之也則倚其人如泰山及其重責之也則棄其人如土梗方其輕用之也雖非才而亦以爲可信及其既責之也雖其才而不以爲可原人才何如是之多變而公論可如是之不定哉夫人固可以成敗料也子玉之必敗蔿賈以童子能料之趙括之必敗其母以婦人能料之惠人者苟有先見之明則天下誤事寡矣人不可以成敗論也荀林父敗於邲而後之勝狄者即林父孟明敗於殽而後之勝晉者即孟明用人者苟懲既往之咎則天下之棄

人多矣故其人果非才也則雖目前僅能自保變故乘之未必不爲他日之罪人也其人果眞才也則雖目前偶罹罪累杖拭用之未必不爲他日之立功者也

用人蓋有二難○甚哉人才舉之易而用之難也自髮憂君者皆欲推進善之轂丹心戀闕者皆欲焚薦士之香然世無宣帝則金城充國豈能無惑於浮言君不憲宗則淮蔡裴度未必不搖於異議是必有輪迎撫召之實意而後囊封剡奏非虛文有弓招幣聘之眞誠而後科舉條例非故事此不謂舉之易而用之難者乎甚哉人才用之難而主之尤難也聞河南之薦者固不悍博士之召悟郎將之對者夫豈惜御史之除然公孫東閤懸直汲黯而反不得以涉其足林甫月堂

骨鯁韓休而乃重至於蒙其疑故非有羽翼眾忠之至公則飛鴻振鷺無留迹非有拔茅連茹之容量則晼蔚眀蕙皆沉聲此不亦用之難而主之尤難者乎

大智大勇之才○夫事至能辨物來能名處變而見不甚狹憂患而智不甚短析圭儋爵誠不乏若人矣求其大謀略而足以辦天下之大事功大見識而足以排天下之大患難挺然為時大才而非謭謭之小才者必大智而後可敵至不懼敵去不矜摧堅而力不甚屈陷陣而氣不甚索控戎秉律誠不少若人矣求其大威聲而足以折天下之大奸摧大志氣而足以挫天下之大敵國銳然為國大將而非區區之偏將者必大勇而後能然而得小才易得大才難得偏將易得大

人才惟君所用○人皆含虛惟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汚泥流濬則沼沚故高帝恢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才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豪偉立名之士宣帝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吏

偶語騈珠

張羅挂雲盡收逸翮　市駿骨而良馬來

傾崐取璞無復遺珍　揖怒蛙而猛士至

虎豹在山藜藋不採　漁於一網羅以衆目

蛟龍伏淵網罟不施　野無遺賢職無曠官

把竿版築孰非王佐　學有可冷雖畎畝匹夫之不棄

屠狗販牛皆可五鼎　功有可成雖漁釣逸民之不舍

山林草野之中皆賢智英雄之伏

卒伍廝役之下有韜略謀猷之人

天下利害有君子長者不能一語而草茅賤士或能言之

國家事業有元勳宿將所未能辦而泛駕跅弛或能濟之

當今獻策時艱豈宜棄才○國家駐蹕吳會所恃以為東南之首者蜀耳曩時劍閣嵯峨錦江湍激吾國實倚重也今首碎矣豈人才抱棟梁而困溝壑之時乎所恃以為東南之腰者襄耳曩時峴山險阨樊城遮護吾國實倚重也今腰斷矣豈人才懷琬琰而就煨塵之時乎所恃以為東南之足者淮耳曩時青岡屹立淝水縈紆吾國實倚重也今足搖矣豈人

才括囊家食之時乎謂宜遴選時髦寘之表著謂宜簡拔時彥立之要津使有懷欲吐者攄其情愫使有謀欲陳者殫其智能毋所沉伏於下僚可也謂宜收召耆德亟還班次謂宜登崇宿望復列周行使嘉謀顧畫可裨廟謨使宏才遠略可濟國事毋使留滯於外服可也謂宜盡滌前非不次拔擢謂宜盡釋前過不日召還使久憤孤忠一旦奮發使暫鬱長筭一旦舒展毋使擯斥於田里可也

文武中求大才○今天下果何時邪殷憂多事非細故也東戴小醜俱無係吾國之安危敵國外患非小變也斗量偏將均無益三軍之成敗文臣中有抱智識曉邊事為天下之大智者九重盍思所以延訪之乎謂宜大開功名之門盡略資

格之限於荒野大谷而詔其所伏於閑曹猥局而搜其所隱
於名司縣吏而求其所遺貴顯其沉藏者暴耀其汩没者則
識時俊傑興復漢室必有如孔明者起矣指授將略大破秦
師必有如安石者來矣人才豈終於難得乎武臣中有負威
望立戰功爲天下之大勇者九重亦思所以收召之乎謂宜
開天地之偉量示帝王之赤心揮洗借箸而問奇計設壇登
拜而奬人傑解衣推食而礪功臣招徠之以意氣感動之以
精神則匈奴不滅何以家爲必有如去病者出矣慷慨上表
願請一行必有如武襄者至矣大將豈終於難得乎
大臣宗主人才〇今天下之事勢譬如奕棊得一好着尚可
活垂敗之局面譬如療病進一猛劑尤可起久弊之精神敗

爲而以慢應急證而以緩劑理吾甚爲今日謀國者凛也故嘗謂世道荆棘事變雲輸安則同福危則共禍起視四境此政諸葛孔明力主攸之禕允合宫府爲一體之時此政杜黄裳力主晉崇文請師决戰出乎蜀難之時舍爾介狄維于胥忌有仁心天理者必有所不忌矣儀式百司典領衆職何憚而久不爲此哉抑愚論之主張人才者固大臣之分内事而舉用人才者亦非大臣分外事也若杜衍爲相末朞年而出使嘗自謂獨有一恨平生聞其人賢其人材可勝某任未能悉舉而去此所以爲恨吕公蒙正亦嘗以爲相問諸子而自謂我有一能每四方替能謁見必以夾袋記之而踈用于朝此所以爲能興懷往事擊節前脩然後知爲天下之才者莫

如相用天下之才者亦莫如相

寓意收結不以承平用人○雖然有承平用人之法有艱難用人之法以尺度取人以繩墨待士此承平之規模也以意氣推許以精神感發此艱難之事業也今日之事不可與承平例論矣使功使過維其時也使詐使愚維其時也謹毋以揖遜廢騎射謹毋以纖尺廢跅弛謹毋以樸樕廢奇傑鷄鳴犬盜要皆有用之才擊劍扛鼎無非可任之士繼自今非止沉伏下僚者在所拔擢也又有出於沉伏之外者焉非止留滯外服者在所登進也又有出於留滯之外者焉非止擯斥田里者在所收叙也又有出於擯斥之外者焉韓文公進學解有曰牛溲馬渤俱收並蓄者醫師之良登明選公雜進巧

拙者宰相之方愚敢以是爲篇終獻
大臣公於舉用○雖然舉用不避讎者易舉用不避親者難
先正有以己子才器堪爲將而力薦于上及有以姪可用爲
相而乞大用於他日者而天下未嘗議其私有因罷相復入
而舉功巳之短以爲當大除擢者有再秉鈞樞而薦巳之臣
乞復召用者而天下未嘗論其矯誠以大臣用心貴乎公不
貴乎私也故先儒嘗謂公則惟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爲大
而臣專公助則若親若讐舉用惟恐其不及大臣而好私專
則親故之間且有扞格況望舉用而不避讎耶敢以是告今
之坐廟堂者爲公助毋爲私專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書 管仲曰不能知人害伯也知而不能用害伯也用而不能任害伯也任而不能信害伯也既信而使小人參之害伯也

歷代事實 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漢元帝詔 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書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孟 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書 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劉向 大禹勤求賢士近者獻厥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能亡失德夏以長楙

晁錯傳湯執中立賢無方孟子選於衆伊尹　棫樸文王能官人羔羊在位皆節儉正直詩　文武灼見三有俊心　武王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書並　成王周禮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此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卷阿求賢用吉士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烝民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詩並　漢高祖知人而善任使王命論　文帝敬賢如大賓　武帝招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多士上書自衒鬻者以千數通鑑　宣帝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吏稱民安　光武側席幽人徵聘嚴光二十八將感會風雲稱爲佐命　光武夢想賢士共成功業並王佑傳　唐太宗省內外官制爲七百三十

員曰吾以此得賢才足矣　諫斯從言斯聽才斯舊洞然不疑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贊韋處　正觀初求士如渴賢士所舉即信用之[illegible]撰　憲宗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本傳杜黃裳善謀裴垍能持法李藩鯁挺韋貫之忠實皆足穆天緯經國體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歟本傳

皇朝典章太祖於群臣中有公清才幹文學政事時所推者不以官職高下錄其姓名每遇任使遂即選擢聖政要　太宗曰國家選才最為急務人君深居九重何由徧識必須採訪苟稱善者多則是操履無玷朕孜孜訪問止要求人庶得良材以充任使也讀寶訓　真宗嘗問宰相李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是

也故自眞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厚重之人由沆力也　仁宗寶元二年上謂輔臣曰朝廷得失在任人得人則政治失人則政隳　高宗紹興三年上謂呂頤浩等曰朕心至公凡百未嘗有所偏好　紹興四年上曰朝廷用人當爲官擇人不可爲人擇官　胡松年曰朝廷用人誠能毋分朋類毋徇愛憎則大公至正之道行矣趙紹興五年高宗曰恢復之圖所宜講究要須先求人則天下之事無患不舉　紹興九年上曰朝廷惟要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既辨則治道無不成矣

先正論建 嘉祐四年歐陽修言治天下者在用人知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才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朝廷主教化　治平四年富弼上神宗曰帝王

都無職事惟别君子小人乃帝王之職事然千官百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事大臣數十人不使一小人參用其間則千官百職委諸大臣分選之因而漸及天下州縣之吏迄不衍人矣

文集菁華司馬溫公云夫人之才性各有所宜雖周孔之才不能徧為人之所為況其下乎固當就其所長而用之今朝廷用人則不然顧其出身資序何如耳不復問其才之所堪也故在兩禁則欲其為嚴助司馬相如任將帥則欲其為衛青霍去病典州郡則欲其為龔遂黃霸尹京邑則欲其為張敞趙廣漢司貨財則欲其為孔僅桑弘羊世豈有如此人哉

用人二　　以寬其繩墨立說

策頭市駿骨而能來千里之良不殺卵胎而能致麒麟之至此意氣招徠之說也使人以器毋求備於一人校試而用毋以一眚掩大德此眞誠委任之說也二者旣盡則天下之才舉矣

策段冲天勁翮不畢棲於蓬艾之間追風遺躅不局促於車轅之下故循資而進者凡庸也不循資而進者俊乂也待次而舉者常才也不待次而舉者賢能也昔之人固有離莘郊而任阿衡之事者固有起版築而作霖雨之澤者固有舍漁釣而摠鷹揚之師者若樊噲夏侯嬰之徒則附驥之尾而勒功帝籍若徐樂主父偃之徒則獻書闕下而朝奏暮召若田千秋房次律之徒則又皆以一言寤主而取宰相或自治粟之卑而膺將壇之榮寵或由書吏之勞而擢蘭臺之職要新

豈逆旅敢言天下之事而與傅說呂望齊聲衡山隱士密議當世之故而與魯連范蠡同望此皆不世出之材仰副非常之選後世豪傑當時會通誰無感乘風雲依光日月之念肯自下此輩耶

何代不生才何才不資世轉移而更用則用或不當其材求全而責備則用或難得其材白璧微瑕大器少玷隨屏而隨擯閒或不足以盡其材若是則摧沮困抑之餘其萌櫱者有幾哉體乾元之運當思所以爲保合之和乘泰道之亨當思所以廣包荒之量規模所至與天同運意向所期與日俱新如是而人心無興起之機人才無萃作之應愚未之敢知也

事料 高宗夢帝賚予良弼俾以形旁求于天下爰立作相說命

文王田于渭陽見呂望漁釣乃載與俱歸立為師記史本朝太
祖聰明權武能知人任使之下僚中一行可觀一才可稱者
皆出聖知不次擢用當時州縣無滯才天下稱得人焉鑑戢
太祖擢用臣下多自宸衷內外臣僚有公溥才幹文學政事
為時所推者不以官職高下每置簿錄其姓名遇舉要任使
即於簿中選擇故事無遺才資豪俠之人久樂於繩墨之外
一有繩墨則為豪俠者駭矣高祖無可無不可而一時豪傑
所以為之用者正以此也一見陳平而使之驂乘安知非刺
客耶一見韓信而假之精兵安知不吠主耶方見黥布待之
踞洗未幾而飲食豐焉方見隨何斥之腐儒未幾而千戶封
評嗚呼高祖亦英雄哉

用人三　　以主之以相立說

策頭大臣以天下之才爲天下用則以之用天下而有餘大臣以天下之才爲一已用則以之用天下而不足嗚呼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人才者天下之人才隨能采録量德甄收以天下寳與天下共寳之可也何忍自分胡越自隔籬藩而必欲爲一已計耶

策段使大臣以天下之才爲天下用也則必慷慨而思之曰天步多艱誰其拯之國難未歇誰其平之公朝名器胡可輕授丙吉推賢正期輔政吾何與左雄駁議惟在納忠吾何慊王咸舉幡眞足起偷吾何尤道濟長城方資禦侮吾何憾合謀并力天下事圖四經畫奚翅折枝使大臣以天下之才爲

一巳用也則必田翔而念之曰親故顯望我其酬之于謁祈恩我其慰之私門桃李胡可𢖍植蔡義給事但使具負吾何悍杜欽阿附浸堦通顯吾何恤林宗清議遞興逮逋吾何懼騎劫代將旋毁成勲吾何憂顧前跋後天下事艱棘危疑始難就緒

大抵舉人才者在羣臣用人才者在人主而主人才者在輔相使也有眞才得爲臣者舉之得爲君者用之又得爲輔相者主之則萃君子之氣類可以福四海厲正人之節操可以植朝廷風範端凝者可以粹君德之圭璋威望鎭重者可以壯三邊之藩屏主之者有大力量則舉非徒舉用非徒用矣

每讀國史重感前聞先正薦賢報國者多矣覽古靈三十二

人之稱考紫巖切直剛方之薦其可爲人才之一蔡洪嘗聞韓魏公屢薦歐陽子而仁宗不用未嘗不嘆天下之人才舉之非難而用之爲難不知今日舉而用之者何如耶先朝用賢願國者尚矣觀王疇清直好學之除觀胡銓罪廢無辜之催眞可爲人才之一遇然嘗閑東坡以制科膺大用而王安石陰切忌之未嘗不嘆天下之人才用之雖難而主之尤難不知今日主之者又何如耶

實據唐虞咨四岳以擧賢才前百官表高宗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說命成王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周禮漢武帝初田蚡爲相薦人或起家豈二千石上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本傳唐太宗時房玄齡

為僕射帝曰公當勗朕廣耳目訪賢才比聞閣訟牒豈暇求人哉杜如晦與共筦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其職本傳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謂裴垍曰比日人物吾不及知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爲我言之洎即疏三十餘人吉甫籍以薦諸朝天下翕然稱得人通鑑本朝呂蒙正爲相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朝廷求賢取之囊中言行錄 真宗命兩府擇馬步指揮使以例簿進寇準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即安用我輩哉范仲淹嘗爲百官圖以獻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人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位同上高宗紹興十一年上日用人雖人主之權然深宮之中安能盡知賢否在論一

相爾一相得人邀東乃遂薦之人主人主當斷而用之若百官有司甚要人主銓擇毋乃太煩乎

用人四　以隨才器使立說

策頭 用人之道不以偏責全不以近忽遠不以群間孤剛果之材偏於勇責其不全則天下有廢材幽遠之士棄於間搜之不博則天下有逸士孤立之賢寡於援主之不力則天下有遺賢

策腹 攻城略地惟穿窬之徒斯能成破陷之功長槍大劍之材無用也漂流破堰惟浮液之輩斯能成潰決之功揭竿斬木之材無取也沉舟斷纜則過淮越漢之子斯能成出没淵源之功彎弓牧馬之無材能也築營壘刼堡寨則晝伏夜動

神出鬼沒覘伺睥睨之流斯能成掩伏功畏刑懼法之徒無所施其巧也操虛實竊聲號則視死如歸飲毒如蜜奔跌踶弛之士斯能成間諜之功愛身顧命之無所用其力也來之者易用之者難運車之牛使之執鼠則狌狸不若運風之斤後擊其肘則穿縞不能將才果可用也使貪可也使愚可也孟明之殉馬謖之失皆立功之基也財計果可長也重臣可董也筦庫可舉也卜式之微弘羊之賈不必以其人而廢其言也

事林 湯與人不求備（伊訓）成王官不必備惟其人（周官）漢高祖總攬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辨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前漢刑法志）武帝方欲用文武求

之如弗及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漢之得人於斯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文章則司馬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叶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引贊公孫本朝太宗興國八年上語宰相曰統制區夏自有道理內外官吏皆量才任使喻如匠者創屋棟梁榱桷咸不可闕天下至廣不能獨理致治之道全係其人苟得其人何患不理選要孝宗乾道六年御製用人論朕聞人君者以任使百官為事者也百官者分其職而治其事者也故設是官必有是人任得其宜則百職而庶

事立失其宜則百職廢而庶事曠何則人才有能有不能固
不可一槩論也云云

求賢　附　以求賢待賢立說

策頭　求天下之賢易待天下之賢難求之貴廣待之貴精求
之貴寛待之貴嚴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則天下之懷才抱德
者皆在周行之中矣夫列星阿岳之氣扶輿清淑鍾而爲瑰
偉秀傑之士彼其挾胸中之英抱生平之竒固不甘自晦其
身亦豈肯輕售於世廣其意氣以招徠闢其門庭以延納則
罩罩之魚躍于淵喈喈之羽充于庭矣其於求天下之賢也
豈不易然楩柟橡樟同入于匠氏之囿必貴細大之稱其宜
參苓溲浡並蓄於醫師之家必貴寒溫之得其當倘或強之

以所不能臨之以所不服則皎皎之駒不可縶濯濯之麟不
可羈矣其於待天下之賢也豈不難
[illegible]故自其有以作興之也則志度宏闊足以容其直意向
堅决足以淬其銳規模凝定足以要其成則聲氣相求虎嘯
風生精神相感松茂栢悅起非熊於釣渭詔審象於箄巖一
號召之間其欣然躍附奮然響應固如此也自其無以區別
之也則是非雜揉不足以服其心彼此牽掣不足以宣其用
可否曖昧不足以縶其留則括囊不言奉身而退考槃自樂
永矢弗諼當饋徒嘆於蕭曹拊髀空懷於頗牧一沮抑之餘
其氣象萎薾風采蕭颯固應至此也
嗟夫抱致君澤民之志懷通今博古之才與夫古小善名一

藝者皆世之所謂賢也得時行道固其本心素隱行怪初非得已豈有戔戔束帛賁于丘園孑孑干旄日馳郊野而顧不為朝廷一委其質哉然而非藻鑑明不足以知人非持衡公不足以使人出於親故旣者疑其私采於譽望者又疑其黨能不取其所長而取其易馭即不喜其直而喜其容悅若是者豈足久稽天下之士哉

白紫潢幣意氣招徠黄金燕臺精神感動人主孰無求賢之盛心而賢者亦孰無致君之素志也惟於舉用之際甄别其是非審擇其可否珉中而玉表羊質而虎皮者不得以肆其欺實鄉原而似忠信學聖賢而行市人者不得以逞其詐則用人之實得矣得其實則將見拔茅連茹皆爲泰吉之君子

賦役事上皆爲蹇蹇之王臣

詳求 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昔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威得管子而爲五伯長晁錯傳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董堯務求賢聖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文王師用賢聖是以閎夭泰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同湯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伊卷阿召穆公戒成王求賢用吉士也詩序漢世求士必觀其行唐薛傳唐太宗正觀之初求士如渴魏徵傳 馬周上疏曰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本傳本朝太宗興國三年上曰朕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以爲致治之具矣長編端拱元年上曰朕自即位以來親選賢士大

者爲棟梁小者爲榱桷令封疆萬里人無棄才　眞宗咸平二年上曰歷官者求才幹則不乏詢德行則罕見其人豈無德行者能全其忠孝乎　祥符二年上曰朕孜孜求賢猶慮在下位者思有以庇民報國而朕不能亟知旣久不爲朝廷所知因以情怠卿等有聞當即起白竝引　仁宗慶曆四年令靖言朝廷畜養賢俊當如民家以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急乃得其用伏望勑諭大臣廣思博采天下賢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嘆

其獻策收結等叚竝見第一套